

|煮字| 1936（下）

原创 Seery 溯回文艺 2019-08-01
14:01

我从未想到会从她口中听到颖叔，也没想到她竟知道这事，一时不知作何反应。

“我虽嫁进梁家没多长时日，可你父亲为人我心里还是有数的，他曾向我提起从前往事……春赟，你还没长大，许多大人的事，都是身不由己的。”她说得有些磕绊，像是在极力委婉，“你父亲纵使有些事做得违心，可我向你保证，这件事并不是你父亲的过错。”

“不是他的错？”我喃喃，她的脸在我的泪水里被模糊得扭曲破碎，“我亲耳听见的，他做了什么我猜也猜得到！你大可不必把我当作小孩儿，也不必管我和他的事，先藏好你私会的事吧！”

她张张口，想要说什么，却沉默了，我受不了这僵持的局面，转头跑了。

那一晚以后，我吃饭出门都避着她，我害怕再看见她，一见她，我就会想起她当时的沉默。她也没有再刻意找过我，偶尔见她一眼，像是憔悴了不少，眉间也总是皱起来，和我父亲一般。

我正在床上写着先生布置的小字，却听得门外骚动忽起，打砸声不绝。我这屋在宅院深处，方能听见，可见这来势不小。我好奇，丢下笔杆便推门往外跑去，一路上只见妻子丫头们脸色青白地抱着花瓶、挂画、匣子之类往后院匆匆而去。快往大门口时，却只见门人正在关紧大门，透过缝隙，我只见外边儿的街道上满是狼藉与人群，在蜂拥向前，有人嘶吼：“打倒！……”

门人终于关上了宅门，我并未听清，然而只待几秒钟时候，外边两声枪声响起，一时静默之后，更加骚乱不歇，尖叫、怒喝交错。我正要奔过去问个清楚，突然被人拉住了胳膊，力道不小，疼得我“嘶”的一声，回头看去，却是她脸色苍白地站在身后：“快回你屋去！”

“外边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你该问的，小环儿，带小姐回去。”她侧头，小环儿过来，也拉着我，怯生生的：“小姐，回去吧，太太说现在乱得很，怕出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好瞒的，无非又是与日本子起了冲突的暴动，而我们只敢关起大门来自保！现在是，从前也是……！”我一把甩开她们俩，“懦弱！你是，你也是，他也是！”

“春赆！”她紧紧抓住了我的肩膀，力度之大让我疼得缩起来，只能恶狠狠瞪着她，“春赆，外面那是真枪实炮的暴动，暴徒、纠察队、日本人……谁也分不清谁，有多危险你根本不懂！若是冲进来砸了家，伤了你，你还这么小，你父亲怎么办？他只你一个女儿，你不考虑他，你娘呢？她也只有你……”

“你住嘴！”我拼尽了力气掰开她的手，飞快地走掉了。我厌恶她自己不干净却来对我说教的嘴脸，可她那句“你娘呢？”却又不断在我脑海里撞击出回声，萦绕不绝。我心里烦闷，脑子里搅乱成一团，失神间忘了脚下的台阶，便向前扑出去摔在地上，撑着地面的手火辣辣地疼。

我一声不吭，爬起来只觉膝盖发麻，将双手举起来看看，手心磨掉了一块儿皮，血珠子慢慢渗出来。

我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心。这时候，天空以极快的速度暗了下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天空里扎满了晦暗厚重的乌云，冬风一起，更是冷得人透骨透心。这一年的年关，只怕是难过了。

新年将至，我的生辰也近了，但父亲并没有要替我张罗主持的意思，甚至整天整天见不着人。她似乎也忙得很，很少能见着人影，虽然在我看来她不过是出门鬼混。

夜里只有小环儿陪着我，我怕夜，叫她和我一块儿睡。

“小环儿，睡了没？”我在内侧，她睡在外侧，我伸腿踢踢她。

“没呢，小姐，您要喝水润润喉咙吗？”小环儿慢吞吞转过来，揉了揉眼睛。

“没有。我有点害怕。”我说，“你不觉得这夜太安静了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，小姐，我在呢。”小环儿道，“不过这段日子是挺静的。”

“快过年了，婆子们也太偷懒了，年画、年货也不晓得购置。这院里一点儿年味也没有，夜里怪渗人的。”我抱怨着，翻了个身。

“小姐不知道么？老爷辞退了好些下人呢，像燕儿、晴姐几个做了好些年的都被辞退了。各房老太太、老爷们许多也回了临城老屋那边。老爷成天不见人，也就没几个下人敢私自张罗布置呀。”

“辞了下人？”我又翻个身，“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小姐，您成天闷在屋子里写字看书，服侍您的就我一个，外头的事儿你怎么知道？”小环儿撇撇嘴。

我闭上眼：“他到底要干嘛？莫名其妙。这家还要么？”

“哎……小姐，我去给您烧点儿热水，泡点干果子，您喝点，心里舒畅些，”

小环儿下床出去了，留我一个人缩在床上嘟囔。

深宅寂静，些许动静都清晰可闻，刻意压低的人声忽的从门外传来，随即门被缓缓拉开。我还未直起身来叫小环儿，已被飞奔过来的人用麻袋一把套进去，一边把我往外抬，一边捆住我的脚。然而他们未料到我清醒着，手上并没使太大的劲儿，我拿准了，使劲往外一翻身，滚落下去，我手脚并用地挣扎，只先把那该死的麻袋掀开了去。

“按住她！按住！”

却有人往我腿上猛地敲了一记，剧痛之下我跪伏下去，动弹不得，随即眼前一黑，又被装进了麻袋里。

我是被巨大的抖动震醒的。

睁开眼，眼前仍然是一片昏黑，我仍然在麻布口袋里，而我面上的口袋被开了一个小口，以供呼吸，透过小孔，我看见一两颗星星在深蓝的云层里晃动。

耳边忽然传来鞭子抽打的声音，马低低的喘气声隐约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这是在运输用的马车上。而前面驾车的在低声对话：“快些！再快些！”“太太说了，务必将她……”

太太？

是她做的？她好恶毒的心思，要置我于死地。可是……为什么？难道她每每夜半而归，是真的出门私会情人，怕我揭露？可为什么早不动手，等到这时候……

我心乱如麻之际，又是一阵剧烈的抖动，马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。我知道我没有再思虑的余地。我动了动脚，果然被捆了起来，手亦然。我挣扎几下，却觉得手上绑的绳结力度并不大，又或许是我方才挣扎太激烈，他们没来得及绑太紧便把我丢进了口袋。我将手抬起来，抬到嘴边，牙齿狠狠将绳结拽住，一阵咬磨，终于将绳结解开。

我三下两除二将脚解开，掀开麻袋。只见这马车正奔驰在偏僻的小巷道里，而我周边满塞着面粉口袋。我小心翼翼地摸到边缘，可这马车速度极快，这时候跳下去，恐怕会摔得人事不知，可若不跳，说不定命就丢了。

我犹豫思度之时，马车又拐过一个拐角口，我手心有伤，尚未抓稳，整个人便栽了下去。

奔跑与跌倒交替，分不清尚且在呼吸还是已经窒息。

我从小养在深宅里，对城外并不熟悉，所幸这马车尚未跑远。凭着依稀的记忆，我在交错的巷道里穿行奔跑，气力将近，只得大张开嘴呼吸。北方冬天的风凛冽，夜风宛如割喉利刃，我的喉咙里炸开血锈的味道。

翻过今天便是三十。此时街边商铺的屋檐上都挂着明明灭灭的灯笼，窗户、大门上整整齐齐贴着年画，合家欢、胖娃娃、看花灯……在昏黄的光亮下仍然挤眉弄眼地咧嘴笑着，拐过每一个街口，穿过每一条小巷皆是如此，世界像一个巨大的走马灯将我笼罩其中，一帧帧陌生的画面让我恐慌。在走马灯里不知麻木奔跑了多少圈以后，我终于停在了我家正门前。

大门并未紧闭，留出了一丝缝隙，不知为何，里面隐约竟有些吵闹，甚至点起了灯。不一会，整个前院的灯都亮了起来。

我蹲下来凑近那条缝隙，看见满院密密匝匝的人影，穿着石黄色军装，背着枪杆子，像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围成一圈。我只得费力地转动视线，想要看清楚中间的人。

“梁国翊，从前称你一声处长，自然是敬你。”有人在说话，而我的心猛然缩紧了，因为，他口中的人是父亲。

“许颖生也敬你，可怜人，盼着你伸手相助，却没想到你机灵得很呢，为保自己将他舍弃得彻彻底底，佩服。不过现在么……”

那人干笑了一声：“你可知人最怕什么？是时机来时捉不住，时机尽时却做蠢事，可谓莽夫。大势在前，你竟然敢暗自安插不怕死的去修铁路做手脚？还敢……让你这位姨太太披着皮去打探消息？梁国翊，你真做得出来。还以为你聪明，没想到也和许颖生

一路货色，蠢得叫人无奈呢。”

“梁国翊，君子应知进退方啊。可怜人，可怜人。”

凌晨的第一声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。

我抬起头，天光熹微，两声枪响的浓烈就像是晨雾般淡去了。

我扶着墙想要站起来。我知道，我该走了，我必须走。可腿就像灌了铅，拖着我瘫坐在门口。

“烧了！”

里面一声喝下，我这才从混沌中惊醒，前院的腾起的火光扑了我满眼。我后知后觉母亲还在绣房里，那个从来大半辈子都疯在绣房里的女人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

我往侧门跑去，从那里进了宅院。推开绣房的门，灰尘满面，而外边儿士兵的脚步声错杂，却是越来越近，我慌张地往绣房里张望，往日空荡的绣房此时却挂满了白纱，阻隔着我的视线。

“娘，娘！”我低声而焦灼地喊着，眼泪挂了满脸，“你快出来！快跑啊！”

士兵军靴敲在地面上的声音像是丧钟敲响，随着哭喊与嚎叫，枪响偶尔响起一声，随即寂静。烟尘越来越大，我不住地咳嗽，声音很快被熏得哑了。枪声越来越近，我无力地瘫坐在门槛上，伸长了手想要爬进绣房里，却被人大力忽然拉住了后领，连拖带拽地将我拉进绣房，一直拖到最里的床下——床下黑黝黝的，深处却有亮光透出来，一块石板子被丢在一边。我茫然地抬起头，是母亲拉着我的衣裳，我刚要叫：“娘！”就被母亲推下台阶，翻滚了几梯，跌坐在石阶上。我摔得头晕眼花，爬起来定定神，环顾一周，只见周围堆满了陈年的旧布与废弃的织机，而顶上悬着一盏白电灯，看起来崭新明亮，似乎是才装上不久。

我抬起头，母亲正将床下的石板关上，然后就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坐下来，我叫她：“娘，你下来，那边危险。”她却还是疯疯傻傻的一般，像是并没有恢复清醒，似笑非笑地回头看我一眼，又摇头晃脑地转回去，眼神仍然浑浊迷惘。

记不得在这狭小而又被电灯照得刺亮的地窖里呆了多久，只记得上面的混乱声已经停歇了许久了，等到我已经在饥寒里疲惫不堪，母亲也沉沉睡去，上面的石板终于被人挪开了一丝缝隙，光亮丝丝泻下。

我心下一惊，正要拉开母亲，来人却低声道：“别怕！我是你父亲安排来带你们走的。春赧小姐吧？”那人面黄肌瘦，穿着普通劳工的衣裳，背着一杆枪。

我点头。

“好。他们都离开了，应是去处理铁路那边的工人了，你快快带你母亲出来，我送你们出城。”顿了顿，他又递给我一件儿东西，“这本是舟钰姑娘叫我送你母亲后再寻去交给你的，不想小姐您在这儿。您收好。”

舟钰姑娘？

我接过来，是《草叶集》。我呆呆地看着，摸摸烫金的封面，忽然想，原来她有个这么好听的名字。

我和母亲一同挤在马车后,马车飞驰在乡间路上,泥浆碎石齐溅,我被抖得直咳嗽,几近咳出血来。而母亲在我旁边,怔怔地望着走过的路出神。

我将书放在旁边,风呼啸着过,将书掀开了,书页呼啦啦地响,停在最后一页——里面夹着一只信封。我将信封拈起来,从里面抖出一张单薄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信纸。

春赧吾妹:

春赧,见信如晤。

知你不愿面我,只得提笔为信。

我父辈因深陷官场斗争,家门破落,嫁入你府,屈作姨娘,实属无奈。忆你憨厚可爱,虽你厌我,但知你不过孩童之态,亦知你母亲之苦,我未曾生怨,视你如我家妹。

春赧,你莫要怪你父亲。我知你一向恨他做派,说他猥懦,说他害死你颖叔。一年前临城起义,你颖叔身居官位却违反上级命令,公然给予物资支持,损了主和派的利益,后来方被日本人暗杀。你父亲说,早就分了两派,你颖叔在主战一派,可主和派只手遮天,你父亲不敢有所作为,是怕牵连梁家,害了你和你母亲。他隐忍,可你不知他家国心思——年初鬼子要修路,送大批武器入城。而早些天街上又暴乱,被杀百人弃之长河滩岸,无人敢于收尸。千里谁不惶然自保?你父亲负责修路一事,可你不知,那些劳工里,安插着我们的人。铺给日本人的铁轨上,都有着绑炸弹的记号。

你父亲说,东北那方陷落,鬼子不会止息,年末必定动乱,此次修路便是预兆。若此刻不预设准备,放他们运输物资备战,军民们撞上鬼子的枪炮,又是满城生灵涂炭!

那夜你撞见我夜归,并非我私会偷情,而是我赴官家太太们的宴,替你父亲向她们打探消息,而这事若太张扬,又引人遐想,怕引着麻烦,只好小心行事。

春赧,你莫怪。你父亲无兄弟姊妹,你母亲疯在绣房里,你又尚年幼,梁家那时上上下下如散沙,却又置于日本人眼下,怎敢有太硬的大动作?你父亲有心抗敌,却非武将,出此下策,无奈之举啊。他固然曾抛弃情义,曾是你眼中的“懦夫”,可今日他也做了最后一搏。他诉与我时,我亦忧心受怕,我虽只读过几字,略览几书,不识大体,可我家国如此,眼见无不流离失所、横尸街头之人,日本人的尖刀枪炮下,皆我国之鲜活生命。民族存亡,已到千钧一发之际,不肩担吾人之责,又待何时?

春赧吾妹,此一别,无再见之日。我留下来,是因为不可牵连无辜人。我知一切逃不过,此信已是绝笔之气,望你珍重,望万千国人珍重。

舟钰

一九三六年腊月

我将信纸叠好,揣入怀中,抬头望去,天光已亮。

THE END

图源网络·侵删

更多书评/影评/创作,可关注公众号:溯回文艺
记得点右下在看噢~

